

## 关注

“对我来讲,昆曲的意义,跟青铜器、秦俑、宋瓷的意义一样。所以每次演出不是演戏,而是一次文化的展示。”

# “昆曲义工”白先勇

吴晓东

站在刚刚落成的苏州中国昆剧院的舞台上,自称“昆曲义工”的白先勇感慨很多:“10年已过,青春版《牡丹亭》在世界各地唱响,两位主演的演技日益精湛。作为全国唯一的昆曲当代完备体验空间,苏州昆剧院新院投入使用,也是一件可贺的事情。”

10年里,白先勇亲自上门去请最专业的昆曲老师手把手教授青年演员;他放下“名作家”身段,“支光所有人情支票”去筹款,10年来共筹到3000万元;他将绝美精彩的演出带到各大高校,带到年轻人中间。

## 我和《牡丹亭》冥冥中有缘

“第一次看昆曲,还是我年少时。第二次看昆曲是1987年在上海,我也以为自己只是昆曲的观众。没有想到后来我和昆曲结下深厚的情缘,如今我和青春版《牡丹亭》已相携走过了10年。”如同白先勇小说里的那些因缘宿命,谈到他与昆曲,白先勇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种“缘”。

1946年,9岁的白先勇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看到了梅兰芳和俞振飞两位大师出演的昆曲《牡丹亭》选段《游园惊梦》。当时并不懂戏,只是深深被昆曲的美打动了,戏中《皂罗袍》那一段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曲调,深深地印在记忆中。而真正“动心起念”去传承昆曲艺术,却是在39年之后。1987年,白先勇阔别多年后回到大陆,正赶上上海昆剧团上演《长生殿》。同年在南京又看了江苏昆剧团张继青演出的“惊梦”和“寻梦”之后,“我激动地跳起来鼓掌,其他观众都走了,我还愣愣地站在那里。震撼,不只是当天的演出,更是感慨这一有着500年之久的历史、从晚明到乾嘉独霸中国剧坛200多年的‘国剧’,虽经历种种磨难还能浴火重生的生命力。”白先勇说,除了两次在大陆和昆曲的偶遇,28岁那年,他在台湾还曾以昆曲为背景写下了意识流小说《游园惊梦》,讲述了一代昆曲名伶的故事。但是这故事“当时完全是无意写的,完全没想到自己以后会成为昆曲戏痴、传教士,不顾一切地为昆曲奔波卖命”。

2000年,白先勇突发心脏病,手术后他感慨,上天让自己活下来,可能是要他再做一些事情。

说起昆曲,白先勇招牌式的动作就是双手合十,眉飞色舞:“昆曲融合了文学、音乐、舞蹈、戏曲,给昆曲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它

## 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举办

本报讯(记者邓琦凡)由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于12月14日至22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

本届美术作品展是2004年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之后美术界的又一盛会。组委会共收到参展作品2000余件,经专家评审,入选本届展展的作品共有516件。这些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集中展示了10年来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成就。

据了解,入选作品既有少数民族作者的作品,也有汉族作者的作品;既有大陆作者的作品,也有港澳台及海外作者的作品。主办方介绍,近些年来,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 史世奇书法作品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李元浩)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著名书法家史世奇书法作品展览暨史世奇文化教育基金签约仪式,于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美术馆举行。

史世奇自幼学习书法,后拜启功先生为师。在钻研书法的同时,史世奇热心公益,曾多次为家乡捐献明清和近现代名家的书画作品100多幅以及代表其艺术成就的书法作品200多幅。此次为表达对启功恩师的追思和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史世奇特向北师大基金会捐赠2000万元人民币设立教育文化基金,致力于对北师大贫困生、年轻优秀教师以及对教育研究的资助。

签约仪式上,史世奇同时接受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为其颁发的兼职教授聘书。

## 左孝本新书(记者的视点)出版

本报讯 高级记者左孝本历经三年打磨的专著《记者的视点》,日前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作者几十年从事新闻工作经验的总结,全书共分为新闻基本论、新闻体裁论、新闻题材论三大主题,共31章35万字。与传统的新闻书籍不同,此书每个章节都实现了文学性与新闻性的结合,也成了本书的鲜明特点之一;书中列举了大量的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和例文,点评新颖独到。

该书为大中专院校传媒及新闻相关专业的专业教材,也可作为各媒体单位、新闻写作培训班记者和通讯员的培训教材。同时,对于热爱新闻事业的相关人员来说,也是一本很有价值的新闻实战教材和参考书籍。(胡洁)

是把我们的抒情诗的传统,用歌和舞具体地呈现在舞台上,这是它最美的部分。”

而对于《牡丹亭》,白先勇更是情有独钟。“《牡丹亭》的词很美,语言优美,无出其右,故事也动人,我觉得除了《红楼梦》,中国的戏曲和文学作品中对情的诠释,没有哪个能像《牡丹亭》有如此丰富、深刻的层次,包括梦境与现实、阴阳两界、门第观念、对情的考验、最后爱情胜利后对爱情的礼赞。”

2003年,白先勇有了改编《牡丹亭》的想法。那年,他在香港大学做昆曲艺术演讲时,刚好是苏州昆剧院的演员去做示范,由此他认识了苏昆的青年演员俞玖林和沈凤英。当时他就想,《牡丹亭》中的“柳梦梅”和“杜丽娘”都有了,青春版《牡丹亭》可以运作了。

## 年轻人不喜欢就没有持续性

为什么要制作青春版《牡丹亭》?这是白先勇10多年来被问到最多的问题。

“昆曲之前的状态是‘三老’——演员老、观众老,演的戏也都是老戏码。而我要做的就是‘三新’的工作,就是用新演员,演出耳目一新的剧目,来争取新的观众。”白先勇说。

与任何一项抢救文化的工程一样,要推广昆曲,白先勇首先面对的是昆曲的危机。昆曲本身以及演员、表演方式、观众都在老化,因为节奏太慢,年轻人把昆曲叫成“困曲”,如何吸引年轻观众的关注,成了白先勇及其身后团队面临的重要课题。

另一方面,白先勇还想借制作《牡丹亭》来训练一批青年演员。“昆曲最大的危机就是演员的断层,老一代演员都上年纪要退休了,而昆曲最讲究的就是口传心授,一旦断层就接不上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将年轻人推上一线,也以这些青春焕发的演员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白先勇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宣布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昆曲名列其中。非遗保护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活态传承,不能只在博物馆里展示。昆曲本来就是立体生动的艺术,如果不努力进行活态传承,那就太可惜了。”在白先勇看来,一定要赋予昆曲新的生命力。

白先勇认为,昆曲的表演是最重要的,舞台、道具都是辅助性的,不能喧宾夺主。“我们有个原则,就是尊重古典但因循古典,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

于是青春版《牡丹亭》尽可能地保留了文辞优美的段落和观众熟悉的经典折子,如“游园惊梦”、“拾画叫园”等。“我们对于青春版《牡丹亭》的创新更多是在制作模式上。”白先勇说,即便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更加符合21世纪观众的审美,但都是在原汁原味的传承精神的指引下。

经过一年时间的打磨,青春版《牡丹亭》于2004年4月29日在台北首演成功,之后一路蔓延到香港、苏州、上海、北京等各大城

## 言论

## 耿联平

有媒体报道称,12月3日,北京市召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工作会暨建筑文化传承与创新座谈会。北京市副市长陈刚在会上表示,北京将对建筑体量、尺度、风格、色彩、形式、材料等基本方面进行必要的规定,下一步要注重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为城市风貌和人居环境创造适合居住的场所。明确城市设计分区管理的原则,使北京既保持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又体现国际城市的当代精神和地域特色。

任何一种公共建筑,当它伫立在公共视野,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建筑物了,而成为公共审美、民族审美的无意折射。所以,公共建筑的规划设计,文化品质,一定要和公众审美需

## 本报记者 邢生祥

她,被誉为中国西部的“花儿皇后”;  
她,被评为原声黄河“中国十大乡土歌王”;  
她,深情的唱腔不知唱哭了多少乡亲,也不知唱哭了多少观众;

她叫张存秀,青海贫困山区的一名打工妹。怀着对“花儿”的执着,35年来,一直在“花儿”演唱道路上演绎着悲情与浪漫,成为众多“花儿”歌手中的佼佼者,传唱于甘青宁地区的八个民族当中,被老百姓捧成“花儿皇后”。

1980年,18岁的张存秀第一次走出养育她的青海省回族民和土族自治县贫困山区,来到离家80多公里的平安县面粉厂打工,成为那时很少从青海农村“跑”出来进城务工的一名打工妹。

张存秀来到平安县面粉厂不久,厂里举办职工联谊会,身边的小姐妹都知道她平时爱唱歌,特别是“花儿”唱得很不错,就极力推



2012年10月28日,武汉,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在武汉剧院精彩上演。孙新明/东方IC

市,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昆曲热潮。

昆曲是追求写意、抽象、抒情、诗意的舞台艺术。与传统昆曲相比,青春版《牡丹亭》更把美发挥到了极致,连戏服都是特殊定制的淡雅苏绣,没有了以前大红大绿的热闹,“选料是很考究的,丝质轻不得,也厚不得,轻了,太过浮;重了,又甩不起来。”白先勇说。

“可能刚开始来看戏的很多人是我的读者,抱着好奇、捧场的心态来的,但是我们这是3天的大戏,观众要坐9个小时。这么持续的、不分地域、不分时间演到现在,可见还是戏本身好看。”白先勇说。

## 每次演出都是一次文化的展示

白先勇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北京大学演出是2005年3月,那次演出给了他很大的鼓励,“我还没来之前,有人就跟我说,北大学生有自己的看法,如果表演得不好,他们站起来就走。”白先勇回忆说,北大百年讲堂2200个座位,票一下子都卖光了,到后来还要加座

位。那时候天还很冷,演完都晚上11点多了,学生们不走,站在台上都感觉到他们冲上台来的那股热浪。他们非常急切地告诉我,白老师,谢谢你,把这么美的东西带给我们。”

“说现在的年轻人不了解我们的古典文化,是因为你没有让他看到,没有做出一些适合他的审美观的戏来。”白先勇说,从那以后就认定“昆曲进校园”这条路走对了,要继续走下去,“昆曲没有年轻人喜欢就没有持续性了”。

## 每次演出都是一次文化的展示

青春版《牡丹亭》最神奇的地方,就是除了在国内红火,还远赴重洋让外国观众着迷。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伦敦,在希腊,在莎士比亚的故乡,每一场演出都受到外国观众的追捧,有些外国人看着也掉泪。

白先勇记得在美国演出时,有一个律师

在旧金山看完后追到洛杉矶又看3场。在伦敦演时,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教电影研究的教授,每天坐两个钟头火车来,一连看6场,看了两轮,最后一天又带了学生来看,让他们受启发。

10年前,白先勇想得很单纯,“这么美的东西,我想带更多的人看看”。从选演员到创意,到编排,到磨合,到世界各地巡演200多场的不断成熟,青春版《牡丹亭》一晃走了10年。“再找一批这样敬业又合适的演员是很难的,可遇不可求。我觉得我尽力而为了,我阶段性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白先勇说。

作为“昆曲义工”,近年来白先勇的关注重点已从昆曲演出转向昆曲教育,已经先后在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台北大学开设了昆曲课,想让昆曲这门传统艺术在校园里生根,让一直被西洋文化滋养着的大学生学会亲近自己的文化。

既然有电影欣赏、交响乐欣赏,为什么不能有昆曲欣赏呢?让白先勇感慨的是,青春版《牡丹亭》2006年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演出后,第二年伯克利大学就开了昆曲课。对此,白先勇的心情很复杂:为什么出去演出一次,他们就知道昆曲是美的,立刻主动开课去研究?而在昆曲自己的国度,我却要一遍一遍去演讲去介绍,反复告诉你它是美的呢?他一直觉得,昆曲应该变成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大学教育不只是职业培训,也应该塑造一个完整的人格,“早在上个世纪初,吴梅和俞白伯教授就曾在北大开设过昆曲课,这本来就有传统的。把这个传统连续起来很重要,昆曲是美学、美育的一部分”。

“对我来讲,昆曲的意义,跟青铜器、秦俑、宋瓷的意义一样。所以每次演出不是演戏,而是一次文化的展示。”白先勇说。

身为作家的白先勇,以前总是尽量避免公众的视线,他说只要用作品与读者交流就好了,自从成为“昆曲义工”,这个处于半隐居状态的作家不得不从书房中走出来,四处游说募捐。

“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张口,记得第一次和几个朋友吃饭,我鼓起勇气很多次还是说不出来,最后我的助理实在忍不住了,说白老师就是想让您掏钱!哈哈,以后很多次都是这样。”身边这些同样有着文化使命感的实业家,他们每一次的慷慨都让白先勇离他的昆曲梦又近了一步。

今天,77岁的白先勇谈起昆曲依然手舞足蹈,一脸光彩。

不过白先勇有时候也会“抱怨”：“做昆曲把我的时间扯太多了,我写作也受到了影响。我很不得有接班人马上接班。”对于接班人,白先勇的要求是要有热忱、有能力、有眼光,关系也要广,也要有资历,到了这个资历还要看愿不愿意掏钱!当然也要年轻一点,我这么大年纪,都跑不动了。现在我做的事情比年轻人还多。实际上,比我能力高的人很多,比我懂昆曲的人更多了。”

## 文化点评

朝阳

## 网络大V挂职北京市文化局 文化建设不应忽视网民声音

据法制晚报 新浪微博上拥有780余万粉丝的文化学者张颐武,将在北京市文化局挂职副局长一年。与他同期挂职的另外7名专家学者,将在北京市其他部门挂职副局长级领导职务一年。

在挂职锻炼启动会上,张颐武表示,“多年从事专业领域研究工作,对一些问题的考虑有些理想化,有时提出的问题流于表面。通过挂职可以提高各方面的能力素质,增加对实际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对社会复杂性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 背景

张颐武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大众文化和文化理论,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在全球化产生深刻影响的中国内部的文化分化的研究,二是对于当下文化中的认同问题的研究。其主讲课程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大众文化研究》、《中国当代小说与电影》,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想的踪迹》等论著。

### 声音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文化是跟大众相关的行业,希望在这方面,既是与自己的本行之间有一个联系,同时能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 点评

作为一名中文系教师,主讲的文化类课程本属“小众课程”,但在网络上拥有780余万粉丝,可见张颐武在网络上的文化影响力,也间接说明,他的许多表达方式,与网民的喜好切合。

互联网已经是公众进行交流的重要平台。文化部门需要转变思路,了解互联网思维,通过网络渠道促进优质文化的传播。希望张教授短短的一年挂职时间,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能实实在在地“接地气”,在文化领域里,尤其是在互联网文化领域里,做一些真正对公众有意义的事情。

## 百余编联署保护原创 行业管理机制应予健全

据扬子晚报 针对琼瑶起诉于正的《宫锁连城》抄袭《梅花烙》一案,109位著名编联联名发表了“就琼瑶起诉于正一案内地编联的联署声明”一文,引起舆论关注。

声明表示,“在道义上支持琼瑶依法维权的主张,谴责一切抄袭、剽窃、非法改变别人作品的行为,呼吁保护原创,停止侵权,维护职业尊严。我们拭目以待法律对此做出公正的判决。”

### 背景

参加这次声明联署的知名编联包括《北平无战事》的编联刘和平、《红高粱》的编联赵冬苓、《媳妇的美好时代》的编联王丽萍、《泰囧》的编联束焕、《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编联薛晓路、《中国合伙人》的编联周智勇、《手机》的编联宋方金、《楚汉传奇》的编联刚毅等。

《梅花烙》电视剧上映于1993年,后改编成小说。

### 声音

中国电影文学会理事汪海林:这个事情首先是因为主管部门、播出平台等单位,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拿出自己应有的态度,劳动者才集中起来发出这样的声明。有些播出平台明明知道这样一个情况,还在不停播出这些涉嫌侵犯别人版权的戏,这就是“沾染了铜臭气”。

### 点评

《宫锁连城》和《梅花烙》之间的纠葛到底如何,最终要看法院的判决。但这一事件也使得现有著作权纠纷中常见的一些争议点为公众所知,例如,电视剧内容是否可以认定为原始剧本内容,相似度如何认定,未公开发表的剧本如何认定等。

事实上,我国著作权赔偿通常为“填平原则”,并无惩罚性赔偿机制。导致即使被侵权方打赢了官司,所得赔偿也不多,而侵权方通过侵权获得的各种利益往往大于赔偿额。另外,对于购买和播放侵权影视剧的个人和机构,往往也缺乏追究机制,这就导致了侵权者下次还会故伎重演而不担心赔偿,机构在播放影视剧时无视版权国家。

著作权赔偿“填平原则”在很多国家都适用,原因是为了减少恶性诉讼,这点无可厚非,但是,能否通过建立健全行业监督机制,通过行业自律手段,例如行业内机构不再与侵权者合作,借助这样的机制,对侵权者进行补充惩罚呢?

一代代传承下去,这是我现在和将来一直都要坚持做的工作。”

如今,张存秀的全部生活和“花儿”连在了一起。她开办的“故乡情花儿”茶社,吸引了远近听众。张存秀能唱100余种“花儿”令 and 河渔民间小调,样样唱得得心应手,艺压群芳,现已出版个人专辑《花儿擂台》、《山歌花儿会》、《水红花》、《送大哥》、《花儿飘香》等10多部,以“花儿皇后”的美称享誉青海和西北地区。

“江南的‘花儿’美不过高原的‘花儿’红。如今,国家的惠农政策越来越多,我们农民的生活也过得和‘花儿’一样美了!”村民张全锡说,村民就是喜爱“花儿”这样的民间艺术演唱会。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花儿”艺术,张存秀招收尽可能多的“花儿”学员进行培训。几年来,她培养出学员的众多“新秀”已开始崭露头角,在各大比赛中频频获奖。

从打工妹到“花儿皇后”,凭着一腔对艺术的执著与热爱,张存秀走出了一条收获的道路。

# 从打工妹到中国西部“花儿皇后”

的人生大舞台。

多年来,张存秀不断地深入青海民间汲取养料来充实自己,虽然她识字不多,但是在家人和师傅的帮助下,坚持边学习边创作边唱歌。

几年后,张存秀就走出黄土地,首次登上国家大舞台,参加西部民歌电视大赛和河湟歌王赛后演唱会,由此声名鹊起。

1992年,张存秀以一首《青海的名气大了》获得了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的繁荣奖;1996年,她参加首届“江河源之夏”艺术节青海省“花儿”歌手大奖赛获得一等奖;2002年,她参加了文化部在宁夏举办的第三届“沙湖杯”西部十二省民歌邀请赛获得金奖;2004

荐她在联谊会上为大家演唱“花儿”,就这样,张存秀第一次登上了舞台,成为厂里的“花儿”歌手。

1989年,张存秀第一次参加青海省“日月杯花儿”演唱大奖赛,初次参加大赛的她就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也就在那场比赛中,她认识了使她走上“花儿”艺术道路的一位重量级人物——著名“花儿王”朱仲禄。

朱仲禄是中国第一位灌制唱片的“花儿”歌手,他与音乐家吕冰一同创作的“花儿”歌舞——《花儿与少年》,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全国,传唱至今。

就是这次很偶然的机会,张存秀师从朱仲禄,开始走上了专业从事“花儿”演唱艺术

欧美部署,或张冠李戴,颇似欧美建筑的作用。我们要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建筑。”提醒建筑规划,多挖掘民族美、民族内涵。

令人遗憾的是,这几年,中国已成为了古怪建筑的试验场,“非怪不取”,一味追求怪诞另类、颠覆传统等,越是怪诞越能吸引眼球,越是怪诞知名度越高。我们打造了所谓的让人震撼、吸引眼球的公共建筑,却将醇厚的民族审美、源远流长的设计理念,完全抛弃了,建筑规划不伦不类,支离破碎,颠三倒四,头重脚轻,空洞抽象,无主心骨,看上去眼花缭乱,公众感觉极不舒服,和城市整体布局公共文化格调格格不入,严重污染了公共视觉。

当我们抛弃了值得骄傲的民族理念,而动辄将现代主义理念当做最高贵、最权威的设计理念,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不自信,数典忘祖、邯郸学步,不但失去民族风格,民族审

美自豪感,因为没了灵魂和设计归宿感,没了汪洋恣肆的创造力和自信感,也肯定设计不出精致绝伦的精品。

法国资深建筑师阿兰·萨尔法说:“建筑是一种文化的表达。中国的建筑应该体现中国的文化特点。”“我希望中国多一点‘普世建筑’,少一点‘国际建筑’。”所以,北京市对“怪建筑”,大声叫停,值得叫好。中国城市发展规划,不是“怪建筑”的试验场,我们也没必要总跟在西方价值后面,亦步亦趋。我们应根据城市需要、公众心理需要、民族审美需要,设计出具有地方特色、民族内涵、历史内涵的公共建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个性、时尚和中国特色有机结合起来。这种既具有现代特色,又有民族特色,既有专家审美思维,又尊重公众情感、需要的建筑,也才是真正的“好建筑”。